

清朝全史 上三

第二十五章 北京遷都

明將吳三桂之請援。太宗暴崩。國內人心未靖。若清國之外部事情。非有劇變。則瀋陽新朝廷。或不免爲禍亂之淵藪。乃輔佐幼帝之睿親王。早已察知有此機運。卽於順治元年四月。命王多鐸。王阿濟格。及明之降將孔有德。耿仲明。尙可喜。倂朝鮮王之質子李滢等。統率十萬大兵。進發遼西。然王之牙營。方次翁後。廣寧附近地方。不意明國將軍平西伯吳三桂。已遣副將某由山海關而致書於王。其大意如左。

三桂蒙我先帝拔擢。猥以不才。負此遼東總兵之重任。受任以來。王之威望。素所深慕。但春秋之義。交不越境。是以未敢通名。人臣之誼。諒亦王之所知也。今我國以爲寧遠右偏孤立之故。使三桂棄寧遠而守山海。俾得堅守東陲。鞏固京師。不意流寇逆天犯闕。彼狗偷烏合之衆。安能成功。但京城人心不固。奸黨開門而納款。先帝不幸。九廟灰燼。今賊首僭稱尊號。擄掠財帛。罪惡已極。誠爲赤眉綠林。黃巢祿山之流。天人共憤。衆心已離。其敗立待。我國積德累仁。謳思未泯。各省宗室。如晉重耳。漢光武之中興者。應或有之。遠近已起義兵。羽檄交馳。山左江北。密如星布。三桂受國厚恩。憫斯民之罹難。輒思拒守邊門。興

師問罪。下慰人心。無奈京東地小。兵力未集。不得不泣血而有所求助。我國與北朝指清國言通好二百餘年。今無故而遭國難。北朝應亦惻然念之。且亂臣賊子。當亦北朝之所不容也。夫除暴翦惡者大順也。拯危扶顛者大義也。救民出水火者大仁也。取威定霸者大功也。況流寇之所聚者。金帛子女。更不勝數。義兵一至。皆爲所有。此豈非大利之所在耶。今王以蓋世英雄。值此摧枯拉朽之會。誠爲時不再得。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。速卽力選精兵。直入中協西協。三桂自率所部。以合兵而抵都門。滅流寇之宮幃。而示大義於中國。則我國之報於北朝者。奚翅財帛。行將裂地以酬。決不食言。本宜上疏北朝之皇帝。因未悉北朝之禮。故不敢輕瀆聖聽。乞王轉奏。

按之此文。則可知吳三桂抱忠義之心。欲屠李自成而伸國家之恨。第因兵力單弱。乃求清國之援助。且彼以割地相酬。爲請援之條件。是其志不可謂不悲痛。又其罵李自成比之唐之黃巢。漢之赤眉。天人之所共憤。其忠憤爲何如者。然退而察當時人心之所歸向。則以三桂爲一武人。其果能知如此之節義名分。則又不能無疑。方李自成入北京時。明舊臣多相爭迎。促其卽登帝位。三月十六日。據彼等之勸進表。其讚歎李自成。有比堯舜而多武功。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。三桂想不同此等臣僚之所爲。第據當時野史所云。則謂三桂之爲請兵之動機者如下。三桂者。字長白。高郵人。籍隸遼東中後所。其父名襄。官都指揮。守寧遠。部

下有精兵四萬。尤稱雄悍。崇禎十七年。奉詔由山海關西向北京。至豐潤。卽接京師已陷之報。遂遲疑不進。惟彼有寵妾陳圓圓。本爲南京名妓。三桂以妾交與其父吳襄。共投入自成之營。適爲敵將劉宗敏所收留。三桂得此飛報。大怒。遂出兵討自成。彼寓書其父襄。所云父不能爲忠臣。兒自不能爲孝子者。乃徒假名於大義耳。彼實置君親於不顧。惟拳拳於陳妾之一人。所謂狗彘不食者。其卽三桂歟。再以此記事證之內監永章之甲申日記中所收之三桂家書。更爲確鑿。詩人吳梅村有衝冠一怒爲紅顏之句。是真不愧爲詩史矣。

山海關之破。睿親王得三桂書卽答書曰。

欲與明修好久矣。然明國君臣不計國家之喪亂。軍民之死亡。曾不一言相答。是以我國二次進兵攻掠。蓋欲以決絕之意。表示於明國君臣。庶幾挫其勢而得爲通好地也。至於今日。則不須復出此言。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。予聞流寇覆滅崇禎帝。不勝髮指。因此率仁義之師。沈舟破釜。誓不返旌。夫伯守遼東。雖與我爲敵。然今亦不因前故而復致懷疑。何則。昔管仲射桓公中鈎。桓公用爲仲父。卒成霸業。今伯若率衆來歸。必封以故土。進爲藩王。一得以報國仇。二可以保身家。世世子孫長享富貴。永如山河云云。

此書於前此三桂所云割地之約。毫不涉及。乃反謂封三桂以故地。又言聞崇禎帝之死。不勝髮指。今以仁義之師滅絕流寇等語。在此急遽之際。而措詞如此圓妙。非卽清朝進關之

大政策乎。據當時隨王之朝鮮世子之記錄。則王別領有令旨如下。

攝政王令旨。諭官兵人等知道。曩者三次往征明朝。俱爲俘掠而行。今此之行。非同昔日。蒙天眷顧。要當定國安民。以成大業。入邊之日。凡有歸順。不許殺害。除雍頭外。秋毫勿犯。其對於鄉屯散居之人民。不許妄加殺害。不許擅掠爲奴。不許跣剝衣服。不許拆毀房舍。不許妄取民間之器用。其攻取之城。法所不赦者。殺之。其應俘者。留養爲奴。其中一切財產。沒收之爲公用。凡屬城屯。不論攻取與投順。其房屋俱不許燒焚。犯此令者。殺以儆衆。

(中略) 凡我將佐所屬軍官人等。務使三令五申。勤爲通曉。特諭。

然睿親王西至連山。尙有三桂第二次關於敵情之報告。遂乃兼程並進。次於沙河。此時山海關已陷重圍。知李自成之前哨。由一片石而出關外。清兵迎見而擊破之。進而至山海關外。白旗高翻城上。三桂開關出迎。此四月二十二日。實清國勃興之一大記念日也。睿親王總八旗漢軍蒙古之各兵。自南水門北水門及關中門順次入關。李自成既占關內要地。從北山沿海岸而列陣。且其兵曾經百戰。剽悍有勇。王下令爲密集之陣法。先以突破敵之一角爲計策。三桂之兵。則居於右翼之末。使之悉衆搏戰。戰良久。會大風揚塵。咫尺莫辨。清兵從三桂之陣右突出。衝敵之中堅。萬馬奔騰。飛矢如雨。自成方登高岡而觀戰。見辮髮兵之肉薄。驚曰。是滿洲兵也。急策馬走。敵之全衆。因而大潰。自相殘踏。死者無算。僵屍遍野。水溝

盡赤。自成奔往永平府。清兵與三桂共追及之。殺三桂之父吳襄而還北京。鑄宮中之金銀器皿爲餅。每餅約數千金。計數萬餅。盡以車載之。送歸西安。二十九日。自成僭稱帝。號於武英殿。追尊七代皆爲帝后。立妻高氏爲皇后。是夕焚宮殿及九門之城樓。翌日挾明太子及二王西走。

世祖入北京。睿親王之師漸次撫定直隸省之北部。五月二日由朝陽門入北京。明之文武故官出城而犒王師者不少。焚香插花而表敬意者。比比皆是。王乃入武英殿受朝賀。越一日。王下令爲崇禎帝服喪三日。以順輿情。及九月。幼帝世祖自瀋陽遷都北京。以翌十月一日布告君臨中國之意。當時頒於四方條例之主要者如左。

地畝錢糧俱照前明朝之會計錄。從順治元年五月一日起。按畝徵解。凡加派之遼餉練餉。召買等悉行蠲免。其大兵經過之地方。仍免一半錢糧。歸順地方。係大兵未經過之地方。免三分之一云云。

按僅言前明朝之會計錄。而未示以何年之會計錄。則爲準。以萬歷初年名相張居正大量天下土田之所錄者可知。且其條例尙有重罪犯人之赦免。滯納稅之蠲免。人丁銀定額之查定。節孝之旌表。神祇壇廟之保護。帝王陵寢及名賢墳墓之修理。隱士之徵聘。文武考試之會期。明朝宗室之祿養。歸順官員之待遇。鹽稅之更改。關稅之釐正。柴炭稅之免除等。列

舉此等繁重之事項。發表新朝之政綱。究之是等條例能施行至如何程度。固難盡知。然其所標榜之萬歷初年之徵稅率。則收攬當時之人心。固有效力也。

辮髮令之起原。按辮髮原係蒙古滿洲相沿之習俗。滿洲之辮髮。亦非一時所創。其直接者卽自其祖先金國所流傳者也。金國之辮髮。與後之蒙古人亦稍有差異。究其起原。則金人爲承蒙古方面風俗可知。蓋支那南北朝之時代。有稱爲索虜者。又有稱爲索頭虜者。北部支那之拓拔魏之種類。因其一般之辮髮似索。常爲南人所咀罵。但拓跋魏之版圖廣大。國祚永久。其種族對於在己國領土內之他種族。強行辮髮之令與否。不得其詳。其施行此令者。則自金國始。據金國之記錄。太宗天會七年。西紀一二九一有削髮令。不如式者處死。蓋此法令原非一時虛飾之言。凡爲金國之公人。皆須遵此法度。故其施行之範圍。對於一般人民。則不拘之。而惟限於國家主要之階級之官吏爲之。蒙古則不然。彼則實爲擴張此制度。凡國內臣民無論爲公人爲私人。皆一般強行辮髮。綜合宋代之記事。則蒙古人之辮髮。前頭與左右兩側頭皆留髮。他盡開雍。其前頭所留之髮。如今南方支那婦人之前髮。仍然垂下。其兩側頭所留者則辮之。其餘端則使垂下。此見之「竹崎季長蒙古襲來之繪詞」圖中。蒙古人皆著兩個辮髮。但該圖不見留有前頭之髮耳。

明人與辮髮令。蓋自金人以來所施行之辮髮令。從其根底上爲斥除者。則自南方所起

之明人是也。太祖朱元璋以洪武元年西紀一三六八下復古之詔令。皇明實錄記之曰。

詔使復冠如唐制。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。盡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。士庶咸辮髮椎髻。深檐胡帽。無復中國衣冠之舊。甚至易其姓名爲胡名。習胡語。俗化既久。恬不知怪。上久厭之。至是悉命復舊衣冠。一如唐制。士民皆以髮束頂。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言胡姓。一切禁止。於是百有餘年之胡俗。盡復中國之舊。

夫太祖之光復中原。卽斥辮髮胡語。而明誇南人爲漢種。爾後至三世之久。堅守其風俗。因此東髮觀念。遂亦與歲加增。且南人之勢力範圍。以長城爲限。然此一界線。南爲東髮。北爲辮髮。其兩大種族之繁衍。呈歷史上之一奇觀。蓋長城以北之民族。以辮髮爲自己種族之象徵。長城以南之漢人。以東髮爲自己種族之象徵。殊覺兩不相讓。清朝對於從來投降之漢人。強行辮髮者。在五月三日。卽以占領北京之翌日。早出佈告。有凡投誠之官吏軍兵。皆使辮髮。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云云。

辮髮令之強行。辮髮令者。卽所以變更衣冠也。按漢人之所以歡迎滿人於北京者。一則爲崇禎帝討闖賊。二則復萬歷之初政。因是投降者亦自得藉以爲口實。今試察彼等漢人之心理。以爲滿人雖事實上可視爲漢種文明之保護者。雖宗家之明國已亡。亦不免稍存悔恨。但易姓改命之後。各人仍得維持其財產。則亦不甚反抗。然彼等之對國家的觀念。又

不若其重視種族的象徵。故獨關於薙髮之事。實有不願以自己之頭髮易國家之存亡者。睿親王早已窺破此中消息。故於同月二十四日下諭文如左。

予前因分別順降之民。故以薙髮分順逆。今聞甚拂民願。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初心。自茲以後。天下臣民照舊束髮。悉聽其便。

據此諭文。則關於薙髮一事。似委之於人民之自由。然此不過清廷一時之權宜耳。蓋彼承祖宗之制。其辮髮令不至強行於被降服者不止。吾人所謂爲一時之權宜者。誠以滿人之基礎。在北方尙未強固。黃河以北。大半猶未征服。今爲瑣末事件。而阻多數漢人之歸向。似非策之得者。此睿王之措置。所以毋寧如是之爲得計也。已而順治二年西紀一六四五江南略定。厲行辮髮之制。其當時之諭文如左。

向來薙髮之制。未卽畫一而姑聽其自便者。因欲待天下大定而始行之也。今中外一家。君猶如父。民猶如子。天下一體。豈可違異。若不畫一。終屬異心。不幾爲異國之人乎。自今布告之後。京城內外限旬日。直隸各省地方。自部文所到之日。亦限旬日。盡使薙髮。遵依者爲我國之民。遲疑者同逆命之寇。必置重罪。若巧辭爭辯。決不輕貸。該地方文武各官。嚴行察驗。若復爲此事瀆進奏章。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。仍存明制。不隨本朝之制度者。殺母赦。

夫立於清朝保護之下。除僧道二種之外。盡爲辮髮胡服。當時孔子之裔孫孔文譚者爲其宗家之衍聖公孔文植。執行孔廟典禮。以新制多不便。呈請蓄髮用先王之衣冠。反被譴責。惟以其爲孔聖之裔。僅免於死。考金元兩朝則限山東曲阜之聖裔。准著儒冠儒服。至清朝則命一律辮髮胡服。不許寬容。則可知漢人以蓄髮爲其種族之象徵者。至爲緊急。而對於滿人之辮髮之觀念甚痛惡也。吾人以次略說此法令影響。則更可預測清廷之布此法令。實大招漢種之反感也。然其加於南方者。更爲絕對強行。當時揭示江南者。有「留頭不留髮。留髮不留頭之制札」。而浩蕩之悲慘鮮血。亦因此問題而迴流。如著名之江陰虐殺。嘉定屠戮。畢竟不外此衝突之一結果。然南方之一般形勢。甚形不利。對此實題之反抗者。不一而足。或憤而死。或隱山林。其中且有埋頭髮而建爲髮塚者。耶穌會教士馬爾地呢 *Martin* 其著韃靼戰爭記。目睹浙江省紹興府之事。記之如下。

韃靼軍

指滿洲軍言

不見有何等之抵抗。遂占領紹興府。而浙江省南半之府縣。亦容易征服。彼等遂強制新歸順之漢人爲辮髮。於是一切之漢人。無論兵士市民。皆起而執武器以相反抗。其關切較勝於爲國家爲皇室保護一己毛髮。竟捨身命而抵抗敵軍。卒爲彼等擊退於錢塘江以北之地云。

當時阿爾力安斯 *D. Orleans* 有云痛招漢人之反抗者。卽在此辮髮胡服之新制。夫彼等

之對於滿洲政府。忽而發起叛亂者。與其謂不喜羈絆於異族。毋寧謂以強行辮髮胡服爲一大屈辱也。同一漢人。曩爲斷其頭而從順如羊者。今爲斷其髮而奮起如虎。當時若使明之諸王能一致進行。不釀內訌。則滿人果能統一支那與否。尙爲一疑問也。觀此則可知當時之真相矣。

北京遷都之理由。及南方自立之容認。北京遷都之後。未幾。清廷傳檄南方曰。

予聞不共戴天者。君父之仇。救災恤患者。鄰國之誼。洪惟爾大明太祖皇帝。逐胡元而翦我國仇。永世宥民。代有哲王。迄至末造。吏偷民窮。羣盜滿野。然大行崇禎皇帝。秉恭儉之心。弘仁孝之行。德高勢替。終無寧日。蠢茲逆賊李自成。以狗盜之雄。鷓張獸視。忘累世之深恩。逞滔天之大惡。喋血京師。逼殞帝后。焚燒宮室。流毒縉紳。以金銀爲營窟。視百姓如草菅。皇天震怒。日月無光。大清皇帝。義切同仇。用申弔伐。六師方整。蟻衆忽奔。斬馘擄遺。川盈谷量。游魂西遁。指日擒夷。予因息馬燕京。撫綏黎庶。爲爾大行皇帝。縞素三日。喪祭盡哀。謚曰懷宗。端皇帝。其陵曰思陵。梓宮聿新。寢園增固。凡諸后妃。各以禮葬。諸陵松柏。不採樵蘇。有禁。惟爾率土臣民。欲致祭於大行皇帝者。我大清無不曲體斯誠。有崇無缺。宗藩失職。流離者。爲爾存恤。士紳忠義。死難者。爲爾表揚。輕徭薄賦。用賢使能。苟濟生民。惟力是視。爾明朝嫡胤無遺。勢難孤立。用移大清。宅此北土。厲兵秣馬。必殲醜類。以靖萬

邦。非以富有天下爲心。實以拯救中國爲計。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。諸勳舊大臣。節鉞將吏。及布衣之懷忠慕義者。或世受國恩。或新膺異眷。此皆懷故國之悲。而具有雪恥之願者。予皆不吝封爵。特與旌揚。其不忘明室。輔立賢藩。戮力同心。共保江左。理亦宜然。予不汝禁。但當通和講好。無負本朝。彼懷繼絕之恩。此敦睦鄰之誼。其量力之不敵。而北面歸誠者。當拔置顯旅。佐我西征。或削平所屬。用以自效者。無不開懷延約。樂共功名。來歸之士。蠲復二年。與民休息。凡諸恩典。俱俟後詔舉行。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。或假立愚弱。實肆跋扈之本謀。或陽附本朝。陰行草竊之奸宄。此皆民之蠹賊。國之寇仇也。予定三秦。卽移師南討。殲彼鯨鯢。必使無遺種。嗚呼。順逆易判。勉爲忠臣義士之心。南北何殊。同爲皇天后土之眷。布告天下。咸使聞知。

按此文未見於清之實錄。其出自睿王之手。固無所疑。然繹其大意。彼蓋謂其初原爲鄰國而起仁義之師。嗣入北京。因明朝無嫡胤。遂不得已而移大清於北京。又云我實非以富有天下爲心。不過以拯救中國爲計。夫彼旣以仁義而論交鄰之道。則明之遺臣擁立宗藩。亦無阻害其計畫之理。倘其後又拒而否認之。則又不能不撰一種適當之辭令矣。據吾人之所推論。此檄文苟爲承認南方之自立。則至遲亦當於順治元年卽應發表者。然智慮如睿王。謀臣如洪承疇。皆當時第一流之政治家。則可知其檄文實幾經熟慮而後發。自今日而

推測之。則此檄文不啻向洋洋揚子江之波心投一塊石也。

第二十六章 明人恢復事業之悉敗上

福王被擁立於南京。北京既陷。崇禎帝殉社稷之確報。四月之初。乃到南京。明制。南京爲陪都。置宗人府以下六部衙門。自聞此報。卽選擇社稷之主人。當時關於此事有兩說。甲謂立穆宗之孫潞王。乙謂立神宗之孫福王。兵部侍郎呂大器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等文官之議。曰。以倫序論。雖大位當屬福王。然立福王。則由其父。福王所發生之妖書挺擊及移宮之禍案。不免有修怨之懼。立潞王。則無後患。且我等並可邀擁立之功。乃移牒浦口之史可法。論福王戴立之不可。可法原爲南京兵部尙書。當時統勤王之師而鎮守其地。旋還南京。鳳陽總督馬士英者。有奸智。嘗不嫌於崇禎帝。欲利福王之昏庸。密語武人而致書於可法。可法非不知福王非大器。不過以構怨武人。殊非得策。乃以王之名奉告宗廟。遣使者往迎於江浦。王素服角帶而哭。五月一日。王出居內守備府。百官入朝。王赧然欲避之。可法又議戰守。曰。王宜素服郊次。發師北征。示天下以寇讐必報之大義。王唯唯。張愼言曰。王上大位。可也。可法曰。不然。太子存亡未卜。倘南來。將如之何。明日王上監國之位。越旬日。更卽帝位。以明年爲弘光元年。王之不才。無待贅述。彼幼名福八。宮女曾使鸚鵡。呼其名以爲諧謔。云可法之志。甚爲悲苦。彼見馬士英之爲宰相。得意揚揚。心滋不樂。乃自開府於對岸之揚州。

以爲視兵之地。當時袞袞諸公。初無有爲崇禎帝雪恨之議。而東林黨案。又復活於此。偏安之小朝廷。馬士英引進魏忠賢舊黨阮大鍼。密謀漸成。所指爲一時清流者。遂去南京。而福王前程亦自此危矣。據當時之記事。駐在武昌之軍人。聞福王卽位之詔。多不爲然。比時卽有與南京相衝突之議。幸寧南伯左良玉。方慰撫始止云。

睿親王與史可法。清朝因吳三桂之請。進兵北京。驅逐李自成。前已述之矣。然清朝君臣以仁義之師爲標榜。非惟無還故國瀋陽之意。且更以明室未有正嫡遺留爲口實。而遂移大清於北土。但此可以爲占據北方支那之口實。而尙未足爲奄有中國全土之論據。故遷都以後。其宣布於南方之檄文。不得不承認南方之自立。惟自北部地方逐漸整頓。彼乃斷然藉種種口實。而乘機加大兵於揚子江流域矣。先是福王之朝廷。因有探查北京實情之必要。秋七月。曾命左懋第與馬紹愉陳洪範等北行。齎銀十萬兩。金一千兩。緞絹一萬匹。以兵數百爲護行。十月一日至張家灣。清廷令招待員導之於四夷館。懋第曰。置我於四夷館。是以屬國相待。我必不入。清廷乃改之爲鴻臚寺。其主客相見之禮。彼此亦爲種種之論辨。在福王之意。要不過欲彼復歸遼東耳。懋第未發之前。曾有大學士高弘圖之北使事宜。對於清廷交涉之要項。有論奏者如下。

一天壽山特設園陵。厝先帝之梓宮。併太子二王之神櫬。

二割山海關以外之地於清廷。

三歲幣以銀十萬兩爲率。

四國號則爲隨意。

南京小朝廷提此條項。詎足以動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之北廷乎。何其愚之甚也。未幾懋第之使命終歸失敗。而睿親王則託該使者中一副將韓拱薇。寄一書於揚州兵部尙書史可法。錄之於左。

予向在瀋陽。卽知燕京物望。咸推司馬。後入關破賊。得與都人士相接。識介弟於清班。曾託其手泐平安。奉致衷緒。未審已達到否。比聞道路紛傳。有謂金陵已自立者。夫君父之讎。不共戴天。春秋之義。有賊不討。則故君不得書葬。新君不得書卽位。其所以防亂臣賊子者。法至嚴也。闖賊李自成。稱兵犯闕。手毒君親。中國臣民。不聞加遺一矢。平西王吳三桂。介在東陲。獨效包胥之哭。朝廷感其忠義。念累世之宿好。棄近日之小嫌。爰整貔貅。驅逐狗鼠。入京之日。首崇懷宗帝后之謚號。卜葬山林。悉如典禮。親郡王將軍以下。一仍故封。不加改削。勳戚文武諸臣。咸使立朝。恩禮有加。耕市不驚。秋毫無擾。方擬秋高氣爽。遣將西征。傳檄江南。聯兵河朔。陳師鞠旅。戮力同心。報乃君國之讎。彰我朝廷之德。豈意南州諸君子。苟安旦夕。不審事機。聊慕虛名。頓忘實害。予甚惑之。國家撫定燕京。乃得之於

闖賊。而非得之於明朝。賊廢明朝之廟主。辱及先人。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。悉索敵賦。代爲雪恥。孝子仁人。當如何感恩圖報。茲乃乘逆寇稽誅。王師暫息。遂欲雄據江南。坐享漁人之利。揆諸情理。詎得謂平。將以爲天塹。指揚子江言不能飛渡。投鞭不足斷流乎。夫闖賊但爲明朝之崇。何嘗得罪於我國家。徒以薄海同讐。特伸大義。今若擁號稱尊。則是天有二日。儼爲勁敵。予將簡西行之銳卒。轉旆東征。且擬釋彼重誅。命爲前導。夫以中華之全力。且受制潢池。指李自成言而欲以江左之一隅。兼支大國。勝負之數。豈待著龜。予聞君子愛人以德。細人則愛人以姑息。諸君子果識時知命。篤念故主。厚愛賢王。宜勸其削號歸藩。永綏福祿。朝廷當待以虞賓。統承禮物。帶礪山河。位在諸王侯上。庶不負朝廷聲義。討賊興滅。繼絕之初心。至南州羣彥。翩然來歸者。則爾公爾侯。列爵分土。有平西指三桂之典例在。惟執事實圖利之。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。而不顧國家之急。每臨大事。輒同築舍。昔宋人議論未定。兵已渡河。可爲殷鑒。先生領袖名流。主持至計。必能深維終始。豈爲隨俗浮沈耶。取舍從違。應早審決。兵行在即。可西可東。南國安危。在此一舉。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。勿貪一身瞬息之榮。而重故國無窮之禍。致遺笑於亂臣賊子。予有厚望焉。書曰。惟善人能受盡言。敬布腹心。佇聞明教。江天在望。延跂爲勞。書不盡言。

總觀以上所說約言之不外謂我國與明國際上之關係。雖不甚良好。然崇禎帝之死。頗足

惋傷。加以將軍吳三桂力爲請求。不得已傾府庫。調軍費。驅逐闖賊。及轉而覲明朝遺臣。不聞對於手毒君親之賊。加放一矢。則夫爲明之臣僚者。對於我仁義之師。不當感恩圖報耶。然事已如此。賊尙未滅。仇尙未報。而金陵卽已自立稱帝。是何說也。究之此係出於一種誤解。坐於不知本朝進關之事由耳。夫本朝之占領北京者。非得之於明朝。而得之於闖賊者也。彼等藉此口實。以爲政策。前於左懋第來使之時。已反復及之矣。陳洪範之北使紀略。載福王之使者。與清之大學士剛林之問答。『剛林曰。我國發兵爲汝等破賊報仇。江南不發一兵。突立皇帝。此何意乎。』左陳馬三人曰。今上謂福王爲神宗皇帝之嫡孫。夙有聖德。先帝既喪。倫序相應。立之誰曰不宜。剛林曰。崇禎帝有遺詔歟。三人曰。先帝變出不測。安有遺詔。南都聞先帝之變時。恰值今上至淮。天與人歸。臣民擁戴。告立位於高皇帝之廟。安事遺詔。剛林曰。崇禎帝死時。汝南京臣子不來援救。今日乃忽立新皇帝乎。三人應曰。北京失守。事出不測。南北隔絕。諸臣聞變。而練兵馬。正欲北來。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。以故未便前進。恐與貴國爲敵。今特使我等來謝。并相約共爲殺賊。剛林又曰。勿多言。我等已發大兵直下江南。左懋第曰。江南尙大。兵力甚多。未便小覷。剛林聞之不悅。兩者之間。答益陷危險。陳洪範曰。我等本感激汝攝政王發兵破賊。又爲先帝發喪。我皇帝特命我等齎御書銀幣。自數百里遠來。要在通好致謝。何故以兵勢相恐嚇耶。夫用兵亦何常有。但以禮來。反以兵往。此亦

非攝政王當初發兵破賊之意。況江南者水鄉也。騎兵焉能保其必勝乎。剛林不答。徑起而去。攝政王下問來使之處。置馮詮曰。使彼等辮髮而拘留之可也。王不答。洪承疇曰。兩國相爭。不斬來使禮也。若苦彼等。則後此之來使者懼矣。王曰。老洪之言甚是。乃解放彼等云。史可法對於睿親王之來書。其覆書之大意如下。

我大行皇帝。敬天法祖。勤政愛民。真堯舜之主也。因庸臣誤國。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。可法待罪南樞。救援無策。師次北上。凶聞遂來。地折天崩。山枯海泣。嗟乎。人孰無君。即肆法於市朝。以爲泄泄者戒。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乎。爾時南中臣民。哀慟如喪考妣。無不撫膺切齒。欲悉東南之甲。立翦兇仇。而二三臣僚。均謂國破君亡。宗社爲重。乃相與迎立今上。以繫中外之心。今上非他。神宗之孫。光宗之猶子。大行皇帝之兄也。名正言順。天與人歸。五月朔日。駕望南都。萬姓夾道歡呼。聲聞數里。羣臣勸進。今上悲不自勝。僅允監國。臣民伏闕屢請。始於十五日。正位南都。越數日。卽命法視師江北。刻日西征。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。破走逆賊。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。掃清宮闕。撫輯黎庶。且罷薙髮之命。以示不忘本朝。此等舉動。震古鑠今。凡爲大明臣子者。莫不長跪北向。頂禮加額。豈但如明諭之感恩圖報已也。謹於八月薄治筐篚。遣使犒師。兼欲請命鴻裁。連兵西討。是以王師旣發。復次江淮。乃辱明諭。特引春秋大義。來相詰責。然此乃爲列國君薨。世子應立。